

唐蘭全集

唐蘭全集

—
—
—

附錄 詩詞 書信

目錄

書信

致王國維	七
附：王靜安先生遺札	一三
致吳芸閣	一八
致容庚	三九
致胡適之	四八
致外交部	五三
致陳寅恪	五四
致常任俠	七五
致劉大年	七六
致沙孟海	七八
致劉彬徽	七九
致沈之瑜	八一

詩詞

致若愚	八四
致愚老	八八
致李白鳳	九一
致袁曉園	九四
致賈峨、郝本性	九六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	一〇一
菩薩蠻	一〇一
九月十九日蟄園久病新起約爲展重	
九之會分韻得我字	一〇一
白塔山	一〇二
祝英臺近詠苔	一〇二

摸魚兒戊辰七夕和石帚韻	一〇二	送小隱遼右之行次原韻	一〇九
南樓令待月用龍洲韻	一〇三	鷓鴣天花下作	一〇九
永遇樂呈龍州先生	一〇三	踏莎行四首次小山韻	一〇九
瑞鶴仙	一〇三	鷓鴣天自和原韻	一一〇
定風波詠夕陽	一〇四	鷓鴣天新曆七夕再疊新韻	一一〇
東風第一枝詠唐花用梅溪韻	一〇四	鷓鴣天一雨如秋意有所觸三疊前韻	一一〇
驀山溪寒食 二闕	一〇四	鷓鴣天露臺晚眺感舊傷懷四疊前韻	一一一
贈小隱	一〇五	鷓鴣天中原露臺夜坐	一一一
小隱武越約群一社諸君遊管園兼督		虞美人八里臺泛舟	一一一
作詩	一〇五	鷓鴣天	一一一
一斛珠詠荔支用李後主韻	一〇五	蘇幕遮詠冬柳	一一二
人月圓七夕	一〇六	奉和纓公移居詩次韻寄懷	一一二
惜黃花慢	一〇六	郭郎兒近柏賦稻孫時蟄雲得長孫讌集	
虞美人	一〇七	索賦	一一二
菩薩蠻郭則澐嘯麓	一〇七	重晤立厂述懷奉呈	一一三
百字令題栩樓詞集寫影	一〇八	度遼雜詩	一一三
綠意詠綠蔭	一〇八	傷逝	一一四

鷓鴣天七月初三夜	一一四	清平樂夏夜	一二〇
次息翁見示詩韻適聞龍塞失守之耗	一一四	鷓鴣天庚午元夕	一二〇
探春慢用石帚韻寄懷臣厂塞上	一一五	鷓鴣天露臺夜坐	一二〇
浣溪沙	一一五	哀桂柳難民	一二〇
水龍吟詠楊花用東坡韻	一一五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	一二三
春光好折紫園酴醾數枝供瓶吟賞倚聲寫之	一一六	囊中措	一二三
花心動賦牽牛花和子年	一一六	大會堂	一二三
隔溪梅令雨後飲西湖別墅寫意	一一六	君向超山	一二四
鎖陽堂涼臺夜眺	一一七	水調歌頭	一二四
風入松湖墅即事	一一七	讀秉南寄來寅恪先生遺稿《論再生緣》	一二五
雙雙燕送燕	一一七	竟感賦	一二五
戚氏	一一八	聽十大報告後喜賦	一二五
一枝春瑩園秋集海棠桃梅各放數枝依聲賦之	一一八	詠史十六首	一二六
用草窗韻	一一八	主席活在我心中毛澤東思想贊歌二百八十首	一二九
小重山和臣厂病中感懷	一一九	讀《四皓新咏》	一四三
滿庭芳中秋前一夕切盒集新居飛翠軒賞月	一一九		
聲聲慢賦秋柳和蟄雲	一一九		

華國鋒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

主席粉碎「四人幫」反黨集團誌喜

八首 一四三

儒法鬥爭雜詠 一四五

參加五屆政協喜賦七律一首 一四七

與朱瘦竹唱和詩兩首 一四八

附錄

裴務齊正字本刊謬補缺切韻(唐蘭摹本) 一五三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唐吳彩鸞書唐韻》 二五一

王玉哲《宋代著錄金文編》唐氏批注摘錄 二九三

紀念文集 三〇七

紀念唐立厂先生 朱德熙 三〇七

《唐蘭先生金文論集》序 張政烺 三一

《甲骨文自然分類法簡編》序 王玉哲 三三

唐立庵先生與中國古 高明 三三

文字學 唐復年 三三〇

憶父親唐蘭 裘錫圭 三三四

回憶唐蘭先生 郝本性 三三八

高山仰止 永懷師恩 三三

後記 三四三

目錄

書信

致王國維	七
附：王靜安先生遺札	一三
致吳芸閣	一八
致容庚	三九
致胡適之	四八
致外交部	五三
致陳寅恪	五四
致常任俠	七五
致劉大年	七六
致沙孟海	七八
致劉彬徽	七九
致沈之瑜	八一

詩詞

致若愚	八四
致愚老	八八
致李白鳳	九一
致袁曉園	九四
致賈峨、郝本性	九六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	一〇一
菩薩蠻	一〇一
九月十九日蟄園久病新起約爲展重	
九之會分韻得我字	一〇一
白塔山	一〇二
祝英臺近詠苔	一〇二

摸魚兒戊辰七夕和石帚韻	一〇二	送小隱遼右之行次原韻	一〇九
南樓令待月用龍洲韻	一〇三	鷓鴣天花下作	一〇九
永遇樂呈龍州先生	一〇三	踏莎行四首次小山韻	一〇九
瑞鶴仙	一〇三	鷓鴣天自和原韻	一一〇
定風波詠夕陽	一〇四	鷓鴣天新曆七夕再疊新韻	一一〇
東風第一枝詠唐花用梅溪韻	一〇四	鷓鴣天一雨如秋意有所觸三疊前韻	一一〇
驀山溪寒食 二闕	一〇四	鷓鴣天露臺晚眺感舊傷懷四疊前韻	一一一
贈小隱	一〇五	鷓鴣天中原露臺夜坐	一一一
小隱武越約群一社諸君遊管園兼督		虞美人八里臺泛舟	一一一
作詩	一〇五	鷓鴣天	一一一
一斛珠詠荔支用李後主韻	一〇五	蘇幕遮詠冬柳	一一二
人月圓七夕	一〇六	奉和纓公移居詩次韻寄懷	一一二
惜黃花慢	一〇六	郭郎兒近柏賦稻孫時蟄雲得長孫讌集	
虞美人	一〇七	索賦	一一二
菩薩蠻郭則澐嘯麓	一〇七	重晤立厂述懷奉呈	一一三
百字令題栩樓詞集寫影	一〇八	度遼雜詩	一一三
綠意詠綠蔭	一〇八	傷逝	一一四

鷓鴣天七月初三夜	一一四	清平樂夏夜	一二〇
次息翁見示詩韻適聞龍塞失守之耗	一一四	鷓鴣天庚午元夕	一二〇
探春慢用石帚韻寄懷臣厂塞上	一一五	鷓鴣天露臺夜坐	一二〇
浣溪沙	一一五	哀桂柳難民	一二〇
水龍吟詠楊花用東坡韻	一一五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	一二三
春光好折紫園醺醺數枝供瓶吟賞倚聲寫之	一一六	囊中措	一二三
花心動賦牽牛花和子年	一一六	大會堂	一二三
隔溪梅令雨後飲西湖別墅寫意	一一六	君向超山	一二四
鎖陽堂涼臺夜眺	一一七	水調歌頭	一二四
風入松湖墅即事	一一七	讀秉南寄來寅恪先生遺稿《論再生緣》	一二五
雙雙燕送燕	一一七	竟感賦	一二五
戚氏	一一八	聽十大報告後喜賦	一二五
一枝春瑩園秋集海棠桃梅各放數枝依聲賦之	一一八	詠史十六首	一二六
用草窗韻	一一八	主席活在我心中毛澤東思想贊歌二百八十首	一二九
小重山和臣厂病中感懷	一一九	讀《四皓新咏》	一四三
滿庭芳中秋前一夕切盒集新居飛翠軒賞月	一一九		
聲聲慢賦秋柳和蟄雲	一一九		

華國鋒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

主席粉碎「四人幫」反黨集團誌喜

八首 一四三

儒法鬥爭雜詠 一四五

參加五屆政協喜賦七律一首 一四七

與朱瘦竹唱和詩兩首 一四八

附錄

裴務齊正字本刊謬補缺切韻(唐蘭摹本) 一五三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唐吳彩鸞書唐韻》 二五一

王玉哲《宋代著錄金文編》唐氏批注摘錄 二九三

紀念文集 三〇七

紀念唐立厂先生 朱德熙 三〇七

《唐蘭先生金文論集》序 張政烺 三一

《甲骨文自然分類法簡編》序 王玉哲 三三

唐立庵先生與中國古 高明 三三

文字學 唐復年 三三〇

憶父親唐蘭 裘錫圭 三三四

回憶唐蘭先生 郝本性 三三八

高山仰止 永懷師恩 郝本性 三三八

後記 三四三

書 信

致王國維

一

靜安先生大人左右：

敬啓者，違教久，輒憶前請益之時，殊縈懷抱也。近聞方治《公羊》，蘭亦稍習其書，未知可不鄙愚魯有所啓迪否？奉上敝館講演集一冊，中有拙作《名學》一篇，萬望教之爲禱。未悉尊寓，特請羅先生轉致。此後如蒙時錫教言，則故末學所馨香以祝也。尚此，敬請
著安

鄉後學唐蘭白

二

蘭於專修館已卒業，頃在無錫羊腰灣無錫中學任教務，陰曆二十歸里嘉興項家巷。

靜安徵君先生大人几杖：

得賜簡，敬悉。承惠借《文存》，感激之至。

蘭近治金文範圍較廣，擬分纂《古籀統釋》、《燔餘類考》二種。《統釋》全本《說文》。《類考》擬分三門：句讀、讀若、徵經、韻徵爲一門；禮類、官制、宮室、車制、冕服、人名、氏族、史事、曆類、地理爲一門；禮器考、軍器考、藏吉金史及目錄爲

一門。方抄集考釋作長編。此書若成，於三代文獻似當不無少益。未知先生以爲然否？蘭記問疏陋，虧尊著，妄致疑義，先生不以爲瀆而教誨之，感荷不已！《乾鑿度》曆用元、節、首、月、滿、去日法，并與《三統》不同，而所推月日則甚近（諸曆皆相近），故前函引之。共和前年數則《三統》自有之，唯確不？不可必耳。蘭竊謂古曆既亡，苟欲推之，必立定法，然後以經傳所見月日合之，合之而準即其法是也，而不準即其法非也（此中却不可勉強）。七曆所出雖晚，然并用此法，而杜征西爲長曆遷就傳文以推月日，則視古曆爲無法，恐違治曆明時之意也（心所未安）。待開歲當盡究七曆，一絮其長短，刻下苦無暇也。蘭近著《卦變發微》一篇，由系辭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諸文悟出：乾坤相推而生十二消息，六子相推而生三十雜卦，八卦相宅而生十六游歸，合之經文而盡通，蓋三千年來未有知者，荀、虞曲說皆可糾正，亦一大快事也。

歲將單矣，十九或二十當返里，便過上海當携以就正也。雪堂先生頃聞在申，未審何日首北？蘭得及見之不？如相晤，乞具道蘭飢渴也。肅此，肅請

著安

鄉後學唐蘭敬白

十一日

三

靜安前輩先生大人左右：

久闕問候，時復馳思，似承聲咳也。自去年來嬰于塵網，學業日退，殆無寸狀足陳左右者。唯小學尚未盡蕪耳（近著《切均疏證》脫稿後當呈政）。昨聞主講清華，衷懷勃勃，頗欲乘此獲聆教訓，惜勢有不能，徒懷懊喪耳。

同學有王遽常者，字瑗仲，與蘭同里，今年二十六歲，平昔留意史學，著《商書》若干卷，詩文稿八卷，又釋清《藝文志》及《歷代群籍源流考》等。其人舊從沈（子）培翁受詩學及書法，與蘭同畢業於無錫國學專修館，近任無錫中學高中部教員，無錫國學專修館教員，兼任浙江教育廳顧問。夙日仰慕先生學術至深，本欲報名與試，以人事罣誤，竟至愆期，而明歲又以種種關係萬難求學。乃以蘭曾辱一日之知，囑代轉詢左右，可否設法通融，許其補考入學，或由浙江教育廳咨送，以

慰其向往之忱。蘭以其志甚篤，故爲函請。望即賜以可否爲禱。餘別詳。肅此，敬請

教安

後學唐蘭再拜

回示請寄天津英界達文波路四十號唐立庵。

四

靜安先生大人左右敬啓者：

海上一別，忽已年餘，去臘仍乞羅先生轉上一緘，并附敝館講演集一冊，想均達記室矣。拙作《名學》一篇，深懲近人以詭辯爲名學之失，惟學力不深，文筆鈍拙，似無足取。苟蒙教之，則幸甚矣！

正月杪以羅先生之介，來津主周立之觀警處，教其二子。至時曾在哲嗣在山兄處一候起居。而雜事忽忽，未遑通箋啓也。頃承羅先生命臨王仁煦《切韻》（有裴務齊加字大內本景照）付石印。顧考王、裴生平迄不可知。因思左右精熟各史，未知能有見詔否？此本於韻學至有關係。十五均又上平聲目下具存，呂靜、夏侯該等五書畢留平聲二卷，而卷目相連。陽、唐、升、在江下，又只一百九。未知左右曾見之否？前承示《式古堂匯考》、《唐均序》，知亦至有關係。後聞曾作一跋，甚懸思一讀，未識可寫示否？作《韻英》者確是元廷堅，作陳者乃陳王友元庭堅之誤。庭堅事實詳《太平廣記》鳥類，退食餘暇幸一檢之，似可補《韻學餘論》之未備也。

尊著《五聲說》推本戴、段、江、孔諸說，陰陽之分，確實有據。惟謂《聲類》、《韻集》當爲陽一陰四，則竊有二疑焉：

一、呂靜韻目見於王仁煦《切均》，所載上平聲異同（此法□原本所有），則《切均》正承李、呂之舊，略有損益，必無古（指三代音）今韻之大異。

二、宮商角徵羽必與四聲無涉（此謂非即四聲，非謂了無關係也），亦與古韻無關也。所謂與四聲無涉者，四聲起于齊梁之際，蓋有顯證。《陸厥傳》：「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爲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周顒傳》：「顒始著《四聲切均》」

行于時，《沈約傳》梁武帝問周舍何謂四聲，舍曰：「天子聖哲是也。」（舍即顓子）《談數》（引見《廣記》二百四十一）梁高祖問重公曰：「天子聞在外有四聲，何者爲食？」重公曰：「天保寺剝劉孝倬曰：『何爲道？天子萬福。』」梁鍾嶸《詩品》曰：「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蘭按據此諸文可推知四聲實起于齊，時人猶未能識，故梁武帝《清暑殿聯句》猶以去入通押也（見顧寧人《音論》）。《四聲切均》者，即謂以四聲制韻。又葛洪有《字苑》，而《和名類聚抄》引《四聲字苑》，然未必一書也。而五音則起盛自魏晉，其原本已不同，陸雲爲文已用李登之韻（見雲集《與兄機書》），豈有梁武時人而猶不識宮商？則是梁武所問四聲決非宮商可知（四聲之說當時本有兩途，尊著謂專爲文用，則似太狹。若周顒之著《四聲切均》固明是用以辨音也）。且五聲之來久矣，《大師》職曰：「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詩序》曰：「四聲成文，謂之音。」（注謂宮商角徵羽）是五聲成音者實樂之曲折（即聲調矣），是以詩頌之不用韻，以其用宮商也。三百篇有無均，無不協宮商。西人詩不用韻者必有節奏，我國白話詩去均并去節奏則徒成話柄耳。鍾嶸曰：「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爲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蘭按：此亦誤以韻爲聲）與世之言宮商異矣。今既不備管弦，亦何取于聲律耶？是則五聲之自樂出，而非即韻，斷無可疑（本出於樂即後世之雙聲也，即八音也）。

蓋雜比曰音，單出曰聲，此爲一類；在六書曰聲，合樂曰韻，此爲一類。本出於動物（如言語），即後世之疊均也。聲韻判然兩途。自宋而下動稱古音，其實并是古韻（此說似違前人，然實非誤，幸細詳之。如有人先已言者，尤望見告）。左右疑陽一陰四之韻，即是五聲，殆亦由此而誤。然尊說故是未定，不足爲疵病也。竊觀尊著於隋唐韻書考析精矣，而於隋以前之本原未有辨說。蘭昔常疑叔然始制反音，以爲必不能憑空杜撰（二字一聲不足爲反語，根據本字自反則偶然相遇耳）。及讀《漢藝文志》歌詩家，內有《河南周歌詩》七篇，《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周謠歌詩》七十五篇，《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恍然知聲學之所出。蓋以聲合歌詩則某字屬某聲（謂宮商），較然明矣。又漢五行家亦傳聲，學京房吹律定姓。晉嵇康曰：「地之吉凶有若禽虎，不得宮姓則無害，商則爲災也。」（集中釋張遼叔《難宅無吉凶攝生論》）又曰人姓有五音、五行、有相生云云（《五行大義》未知有關於此說否？行橐無此書，不能一檢爲恨）。《南齊·輿服志》：「伏曼容善識性聲，不復旁假吹律，能識遠代之宮商。裁音配尚，起自曼容。周顒駁之曰：『三代牲音，古無前記。』」蘭按：周說非也，據嵇說，蓋當時確有此學。而《漢志·五行家》有《五音定名》十五卷（《白虎通義》：《是類謀》、《大戴禮》，并氣吹律定名），觀其名曰定名又多至十五卷，則似非，但述定名之法，而且（必）以五音配定一切之名

也。自許叔重作《說文解字》述形聲綦詳，而韻學粗具。郭氏《古今字指》（此疑即詁釋《漢志》一卷之古今字者。指即指意，此書亦一卷也。張揖《古今字詁》疑亦詁古今字耳）。衛宏《古文官書》等亦有益韻學。蓋漢人所稱古文多有假借，然可據以知疊均字也。故張書古今字耳。引《聲類》，均□多稱某字古文某某字或某字也。聲韻兩學基礎並具，而當時儒先并有究心。讀爲、讀若，長言、短言，楚語、齊語，舌腹、舌頭，迭有發明，于是孫氏起而總兩學之軌，集一代之成，而反切之學興矣。當時鄭、服、王肅并從其說，李登《聲類》蓋亦起於此時。考釋文引《聲類》有庚韻，陸雲（集）引李氏云：雪與列韻，則其書似當以五聲爲經，以均爲緯（不分四聲）。其書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較《說文》一萬五百十六字僅多一千四字耳。然則均學之出於《說文》蓋信而有徵也。鄭君遵用許說，孫氏當亦用之。《均集》則承李或小變動耳（但似訓義變動）。由是而至齊、梁王融、周顒、范曄、謝朓、謝莊諸人始倡四聲制韻之說，聲韻之學爲之大變。蓋五聲與四聲之別較之西樂至爲明晰，五音者音階也，如1、2、3之類，比較之高低聲也（橫行）；四聲者，音名也，如C、D、E、F等，截然之高低聲也（直行）。自是聲韻之組織漸密，而韻書則并合五聲爲一部，而分隸于四聲矣。五聲之義唐人尚明之，至鄭漁仲謂古人知直有四聲，不知橫有七音；又徐景安以四聲配五音，後人多從之，其實皆誤也。既又析五音爲七音，而印度聲學傳入，則七音之中又析爲卅六字母，四聲之中又析呼、等，而法言以下一派韻書興矣。

隋以前聲韻學之原大約如此，擬更繙繹而作一說，敬先陳概略，伫候教正，幸恕其僭妄賜以辨正，切禱，切禱！頃方校《經典釋文分類》如孫音、鄭音、徐音、劉音等各歸一類。昨閱尊著，述治法與拙見合，竊引以爲喜也，索其分類之法與變嬗之迹，又校《慧琳音義》，以索《韻英》等聲韻之學。俟有所獲當再膚陳也。近讀殷契，略有新得，并考其地名，亦有眉目。書詞已冗，故不復陳。五月間至京，當更奉謁。近校《水經》新得幾何？專此，敬請
道安

通信處：天津英界達文波路二五號周公館唐立庵。

《周金文存》本擬帶趨，行篋不便，留待下次至時當帶來也。

後學唐蘭 白

三月四夕